

□许志杰

那会儿老聂刚过50岁,我40岁冒头,开始喊他“聂老师”,后来就“老聂”了。我们之间没有私人交往,都是因围棋聚在一起,多在山东,还曾共赴泰国曼谷,参加以围棋大师吴清源命名的一个活动。老聂以围棋立身,是桥牌高手,我对围棋、桥牌属于略知一二,“金角银边草肚皮”,喊口号可以,在老聂面前根本不敢开口,开口就是笑话。我们好像不是一股道上跑的车。

有一事让老聂感觉我还有点意思,能陪他喝碗酒,但是酒量不行,酒胆包天,屡喝屡多,屡多屡喝。这是有一次在济南,中午我们俩喝酒,微醺之后,他这么说的。

当天的围棋比赛下午复盘后电视台直播,担任解说嘉宾的就是老聂,媒体早就公布出去了。猛地想起这事,赶忙伸手叫停。老聂亦醒悟过来,就此打住。那次在济南举行的“雷诺杯”首届全国围棋争霸赛,齐鲁晚报是主办单位之一,操持接待、赛场安排等会务,而老聂的现场解说本次活动的大轴,棋迷翘首以待,将是一场精彩棋局与老聂妙语连珠、画龙点睛的现场解说联手上演的一台重头戏。想到此,我有点紧张,赶紧把老聂送到房间休息,叮嘱工作人员到点叫醒,准时去现场。

这不是我和老聂第一次喝酒,但这么两个人对酌,是第一次。老聂酒量大,善饮、好饮,这是围棋界乃至体育圈出了名的。其实围棋高手不乏喝酒高手,这与他们平时静观棋变、久坐台前耗气费神有关,需要外动力祛除身心疲劳,恢复元气,酒便成了棋手们的选择之一。

老聂回房间休息了。我一直大口喝水以图解酒,打开电视机关注着直播现场。直播时间到,老聂迈着四方步,精神抖擞地出现在直播现场,一切安好。后来听现场的人讲,老聂整体状态良好,中间休息的时候打了一小会儿盹儿。

打盹儿也是老聂的一个标准动作。去泰国那次,东道主招待规格很高,主人请吃饭,讲泰语,我们听不懂,翻译跟不上,但为了尊重人家又得频频点头称是。扭头看老聂,双颊紧闭,养精蓄锐,有人戳了他一下,他睁眼一瞧,接着养神。

老聂闭眼不是打盹儿,是“长考”,这是围棋手固有的思维方式。有一年去某市参加活动,讲话的是一位女士,据说刚上任不久,带着一点紧张,第一句“尊敬的卫老师”,把老聂卫平的“聂”落下了,肯定不是幽默,亦非调侃。我坐在离老聂不远处,听了不禁一愣,瞅老聂的反应,还好,老聂正闭目养神。暗自庆幸幸亏他没听见,要不然,起来的脾气,很可能当场站起来纠正一番。讲话的女士大概意识到了刚才的失误,顿了一下,想找一个补救的方法。就在此时,老聂举起一只手,开口说:聂卫平!让

【名家背影】

## 忆“棋圣”



聂卫平当年在齐鲁晚报编辑部。徐延春 摄

我一惊,讲话的女士也听到了老聂的话,连忙回话:聂卫平老师!老聂再挥手,表示谢意。晚宴时,这位女士端着酒到老聂跟前致歉敬酒。真可谓杯酒释怀,老聂见女士一饮而尽,二话不说,以聂氏喝酒风格跟一碗,又回了一碗。推杯换盏间,多云转晴,欢声笑语盈华堂。

老聂就是这样一个人,有些不苟言笑,话直来直去,不兜弯子,不怎么在乎别人的说法,投了脾气,便是江河湖海,颇有爱咋咋地的洒脱之气,像极了眼前的棋盘,黑白分明。

那天晚上,老聂等着他的弟子一起出去宵夜,没事的时候来齐鲁晚报编辑部转转。他找了个闲空,拉了把椅子随便一坐,静观大家忙活,还跟值夜班的编辑一起讨论版面。一会儿,报纸大样出来,我说“请聂总审阅”,他拿过去,摘下眼镜,很认真地看了起来。老聂到编辑部的消息传开,“聂迷”很快围拢过来,求签名合照,老聂一一满足。陪他到办公室小坐聊天,老聂对中国足球发展也很有见地,米卢率国足出线当晚,他打开一瓶珍藏多年的茅台庆祝。我也胆大,拿出一本《言午看球》写上自己的名字,送给老聂。当时想,老聂不会看这样的书,过过手扔了,也算名人收藏,传之有序。

第二天一见面,老聂就说,你提的国足请米卢做主教练,比我晚了点儿,很有眼光。我赶紧说,那是抄了您的作业。老聂说的是1998年法国世界杯,米卢率尼日利亚足球队打进16强,我写的一篇足球评论,建议国足请米卢当主教练的事。顺水推舟,我拿出一本2002年韩日世界杯国足打入决赛圈的纪念特刊《出线》,送给老聂。他指着封面米卢的照片感叹,难得找到这么适合中国队的教练。

说了几句国足,或许这是我和老聂为数不多的“共同语言”。

在围棋界,前有吴清源播争10番棋,后有聂旋风擂台赛11连胜,载入史中。老聂以近乎一己之力掀起惊涛骇浪般围棋飓风,把我等门外汉吹到了围棋国潮之中,有机会围观围棋棋人敏感、大智和长于思考、不计小利、眼界开阔的围棋思维。结识了老聂,还有陈祖德等一些围棋人,他们似万马奔腾,纵横在围棋的黑白世界,思维缜密,其实对人生的感悟同样超凡脱俗。后来跟老聂接触多了,越发觉得他身上的卓越之处,在围棋中又在围棋之外,理解需要更深的了解。

老聂下了一盘生命的大棋,携11连胜雄风,飘然远去。(作者为媒体从业者、高级记者)

□孙葆元

己巳之蛇告别的时候,丙戌马呱呱地向我们跑来。丙戌马六十年来一回,我们的大地已经不是它六十年前看到的大地。“马”善于承载,背上一定驮着一个辉煌的历史时段。

马的属性寄寓着人才观。中国自古有伯乐相马的故事,并把它升华到选择人才的层面。《战国策》最早阐明了人才观。说燕昭王募求治理国家的人才,问策于策士郭隗。郭隗就给他讲了一个故事:某国君想得到千里马,不惜千金,派侍者去买。千里马不难买,难的是识别。侍者在市上花了五百金买回一堆据说是千里马的骨头。国君大怒:要的是活马,你弄回一堆马骨头是怎么回事!侍者很智慧,回道,连死马都要五百金,何况活马?不出所料,世人从这堆马骨头上得知国君不惜重金求马,不到一年,许多人牵着马过来,果然其中不乏千里马,国君如愿以偿。燕昭王从中得到启示,便拜郭隗为国师,修筑“黄金台”招募天下贤臣,不久他便得到乐毅、邹衍等天下名士。

伯乐相马,得到的就是马。郭隗讲相马的故事,旨在求贤。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故事,道理是一样的。对马最大的理解是让它驰骋,对千里马最好的爱惜是尊重。无论伯乐还是郭隗,他们的眼光都是今天值得借鉴的。

马的第二个属性是它一往无前的精神。冷兵器时代,马就是战场上的坦克,当冲锋的战鼓敲起,没有一匹马后退,所有马都嘶鸣着冲向战阵。马的心和战士的心相通,都渴望着胜利。多少马和它的主人一样倒在疆场上,后边的马仍然义无反顾地往前冲。将士们爱马,马是将士的生命。“葡萄美酒夜光杯,欲饮琵琶马上催。醉卧沙场君莫笑,古来征战几人回?”马与它的主人一去不复返。“大漠风尘日色昏,红旗半卷出辕门”,这是马的无畏;“秦时明月汉时关,万里长征人未还”,这是马的牺牲。汉乐府《战城南》中说“泉骑战斗死,弩马徘徊鸣”,泉骑是骁勇的马,弩马是拙劣的马,看来马也是以群分的,怪不得燕昭王高价求“马”呢?马心、人心、肝胆相照,马永远忠于它的主人,竭尽全力奉献着自己,用奔驰和无畏诠释所谓“龙马精神”。

马的第三个属性是它被赋予的时代精神。马在不同的时代被赋予不同的使命,在战争年代,它是胜利之神,“南北驱驰报主情,江花边月笑平生。一年三百六十日,多是横戈马上行。”戚继光在说马,也是在说自己。改革开放年代,我们用马不停蹄承载起改革永远在路上的进取精神。无论是马年还是其他年份,马都与我们须臾不离、相互陪伴。

马是文化。从华夏文明肇始,马就与我们呼吸与共。《穆天子传》记载,周穆王曾乘八匹骏马拉的车乘去朝拜昆仑山上的西王母,八匹骏马各有名字,以后这些名字就成了名马的代号。唐朝诗人李商隐说起这件事,评论道:“瑶池阿母绮窗开,黄竹歌声动地哀,八骏日行三万里,穆王何事不重来。”日行三万里是马的速度与耐力,把马神化了,然而我们可以由此读出,这是古人对风驰电掣的想象和理想,这理想,今天的高铁是不是已经做到了呢?同样是唐人,元稹就比较现实,他在《望云骖马》歌序中说道:“德宗皇帝以八马幸蜀,七马道毙,唯望云骖来往不顿,贞元中老死天厩。”他说的是现实中的马。看来,马也有神话中的马、现实中的马、精神中的马。

另一场马的神话是在甘肃武威出土的“马踏飞燕”。这匹马三足腾空,另一足踏在一只飞翔燕子的脊背上,从造型看动感十足。这匹马就是所谓“天马”。《山海经》记载:天马生于马成之山,状如白犬而黑头,见人则飞。这完全是神话的叙述。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中说得就比较现实:“大宛在匈奴西南,在汉正西,去汉可万里。其俗土著,耕田,田稻麦,有葡萄酒,多善马。马汗血,其先天马子也。”这就讲出了天马的来历与遗传。天马的神话仍然在民间流传,所谓“天马行空”,就是这个神话的源头。“马踏飞燕”无疑是天马行空的写照,如果只塑造一只三蹄腾起的马,很难确定它在腾空,设计者的语言是让它一只蹄踩在飞燕的背上,观者立刻明白它们在一起飞翔。这是叙述的主题。那只燕子是传说中的“龙雀”,所有的神话元素集合起来,完成了一次伟大的艺术构思。

(作者为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、《中华辞赋》社会员)

【文化杂谈】

## 马的故事